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『平安之声』

童伟忠

“请大家安全用电，临睡前关好门窗，关闭煤气，防火防盗防诈骗。”搬到曹杨路一高层小区二十年，每晚八点，由手提电喇叭发出的安全防范提醒总是如约而至，响彻小区每个角落。这是尽职的物业值班人员天天都要做的“功课”。遇到台风汛期和高温季节，安全提醒还会加上“注意防暑降温，警惕高空坠物”的贴心叮嘱。居民枕着“平安之声”入眠，心里踏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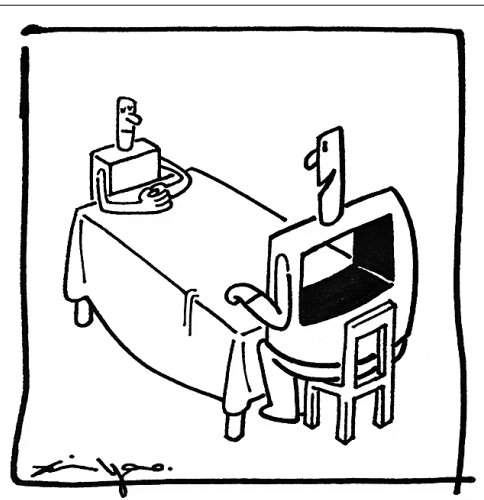
追根溯源，这种“平安之声”历史悠久。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居委会保队员、居民小组长等骨干组成的夜间巡查队，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，走街串巷、分段包干，用敲锣提醒、摇铃警示的方法，提请居民夜间火烛小心，加强安全防范。如今代之以各物业小区为主，手提电喇叭巡播。工具变了，但提醒的核心内容大致相同。巡查队除了喊话提醒之外，还注意观察周边情况，消除居民区的安全隐患。四十多年前，我住在浙江北路曲阜路口的泰仁里，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摇铃巡逻的居委会保主任发现我家对面某号一扇大门没关好，便大声关照里面的住户不要掉以轻心。孰料，此时潜伏在内的一个小偷正在偷窃居民鞋柜里的皮鞋，听到喊声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已被察觉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手上的皮鞋掉在地上，被闻声探究的居民当场逮个正着，当即被扭送至派出所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单位分房，我家搬到了泸西真光新村。居委干部得知我是党员后，问我能否参加夜间小区巡逻，我一口应诺。此后，每月一次，我提早半小时吃完晚饭，晚7点雷打不动准时到居委报到，和一位居委干部、一名物业人员组成三人小组，边巡逻，边用手提电喇叭提醒居民。我们先从小区纵横两条主干道出发，脚步再延伸至居民楼前的每条小道，让83幢住宅楼、近2000户居民都能清晰听到夜间“平安之声”。有一次，气象台发布半夜有台风来袭的消息，我们在巡逻时，提醒大家“室外花盆请搬回室内”。眼尖的物业小罗借手电筒的光照，发现沿街5楼一户人家窗外的花架锈迹斑斑、摇摇欲坠，而楼下正对着人来人往的步行道。我们立即上门告知，户主检查后也吃惊不已，只见花架的一边与阳台已完全脱离，他赶紧用工具拆下了花架，在台风肆虐前，及时卸下了行人头上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
夜间巡逻纯系义务和自愿，每个季度，居委会赠送一支牙膏或一块香皂，表示对夜巡者无偿付出的谢意，我总是委托转送给三人小组的其他两位。小区的“平安之声”，对居民是一种加强安全防范的善意提示，对不法分子则是一种声势上的震慑。“他人有心，予付度之”，无论高科技突飞猛进发展到什么程度，居民小区夜间巡逻和防范提醒、群策群力确保平安的传统做法，也不会过时，值得传承、坚持下去。



边看边聊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赢在格局，输于狭隘。

在文坛巨匠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，一件小事浮现眼前。

教学中遇到一个难题：巴金字“芾甘”中的“芾”，因是多音字，连语文界亦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；当时（上世纪90年代初）权威的全国统编教材语文书上的注释又未明示。我纠结之余，只能独立思考。

巴金原名“尧棠”，字“芾甘”，均取义于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”《甘

棠》是一首怀念贤臣召伯的诗作，主旨是恳切呼告人们要千方百计地呵护象征召伯功德的甘棠树，而切切不可有丝毫的伤害；诗作的情感基调，是对“甘棠”满腔热情的爱。不难看出，巴金名字中的寓意，即立志做一个像召伯那样体恤百姓疾苦、为民排忧解难的人。按照名字相关的原则，巴金字“芾甘”是与其名“尧棠”对应的。诗中的“甘棠”即棠梨树；“尧棠”中的“尧”，是巴金这一辈的排行。“蔽芾”是修饰“甘棠”的，应作“弱、小”讲，无论《辞海》还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均是如此解释的。据此可以断定，“芾甘”之“芾”应解念“fèi”。也许，有人会搬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芾”另一念“fú”，意为“草木茂盛”的说法来反驳。且不说这是“芾”这一个字的读音、解释，而不是“蔽芾”的意思；退而言之，即便是，已然长成枝繁叶茂、坚不可摧的参天大树“甘棠”，还需如此不遗余力地呼吁护卫吗？当然，我们这里所说的“甘棠”的“弱、小”，不单是说其外形，更是指代表“正能量”的召伯精神的发扬、传承，因有意无意的疏忽可能导致的伤害而显得脆弱。

从情与理的层面上说，我对自己的推论绝对自信。但出于对学生的负责，确保万无一失，当时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我，竟异想天开试图斗胆向巴老“讨教兵”，直接向面求教本人。然而，要如何才能联系到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呢？我灵机一动，“曲线救国”。通过上海市文联的牵线搭桥与鼎力相助，事情终于有了进展。遗憾的是，当时巴老身体欠佳，只能由他女儿李小林代为接待。听我说出这个困惑后，她热情地肯定了我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，接着和蔼可亲、出人意料地揭开了“谜底”：在他们家乡四川方言中，“芾”字既不

读“fú”，也不念“fèi”，而是发“pèi”的音。“悬案”终于得以破解。根据李小林的說法推断：四川与广东等地一样，在古代本无唇齿音“f”，只有轻唇音“p”，方言中仍然保留了特点。而“f”就是从“p”演变来的，所以，“芾”如今应该念作“fèi”，与我先前探究的结论吻合。

读“fú”，也不念“fèi”，而是发“pèi”的音。

秋夜，在门前的露台上散步。风微凉，吹动我刚洗过的长发。真是喜欢这样的风啊，凉而不寒，恰到好处。白天那颗在红尘中奔忙浮躁的心，此刻也似乎给吹得静了下来，而思绪却反而随着风起舞。露台对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高架路，两边的路灯温暖而迷离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在夜色中擦肩而过。往事一幕幕被风吹起，想起了曾经的人和事。那些生命里来来往往的人啊，此刻在做什么，在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是否有人也在这微凉的风里徘徊又徘徊，怀想复怀想？又是否那些人正一家子围坐灯下，闲话家常？还是那些人也如这路上南来北往的人一般在劳碌奔忙？

秋风轻轻吹走往事，又来撩拨乡愁。远方的老家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父母应已进入了梦乡；屋后的紫薇和木槿想必正在夜色中悄悄吐露芬芳；被露水打湿的稻穗，弯着腰静静地安睡，散发出的清香，是丰收的味道，在田野上荡漾；数声秋虫缠绵地呢喃，打破夜的寂静，又不知被晚风送进了谁的梦里。亲人、田野、河流、陌上的花草……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思念，在某个不经意的就会涌上心头。

抬头的天空里浮云朵朵，几颗稀疏的星子闪烁着微弱的光，晚风调皮地摆弄着浮云聚聚散散。时间的长河里，多少相类似的夜晚啊，这风儿从古吹到今，曾经吹起了李白的满腹相思，让他写下：“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”；也曾经吹起杜甫怀人念远的意绪，使他写出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”的句子。岁月匆匆，人生几度秋凉，无边思绪，在阵阵秋风里如落叶飘入尘埃，只余微凉的舒适和宁静。

去云南旅行，入住酒店的花园中，见一棵5米高亭亭玉立的乔木，迎风摇曳。离地3米左右的木质化树干上点缀簇生着线状披针形绿色植物，远望十分壮观。这就是植物界的“寄生现象”。乔木是棕榈科海枣属的加拿利海枣树，寄生的是肾蕨。

海枣树（又称椰枣树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，最早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沿河岸。可高达35米，其花大而肥厚。叶羽片线状披针形，灰绿色，具龙骨突起。果实则为长圆形或椭圆形，深橙黄色，果肉肥厚，这就是人们熟悉的“伊拉克蜜枣”，也被称为“阿拉伯圣果”。肾蕨呢，其成簇生长的叶片蓬松略有光泽，富有活力，因其孢子囊群在叶子背面两侧各排成一行，呈狭肾形，故名“肾蕨”。喜与树干共生。沙特人认为椰枣树代表吉祥，是吉祥的树木，“投之以卵石，报之以佳果”。吉祥的海枣树任肾蕨依附拥抱，朴素地奉献，正如埃及诗人赞美的“海枣是穷人的食物，富人的糖果，也是旅行者的干粮”。伟岸的生命，从不斤斤计较。你见过这样的树吗？见过这样如此的相拥吗？

丝丝缕缕的秋雨低回婉转，连绵不断。我和爱人坐朋友杨老师夫妇的车，去浙江乌镇，看他们的新房子。人到中年，杨老师身材高挑，优雅的气质中洋溢着浓浓的书卷气。她在魔都松江区的一所中学教语文，课上得激情飞扬，流光溢彩，深受学生和同行的喜爱，只是整天忙忙碌碌，工作的弦儿一直紧绷着。两年前，她和爱人去乌镇旅游，如同少男少女一见钟情，他们爱上了这个被茅盾和木心的不朽作品深深浸润着的千年古镇。几天后，他们就在散发着浓厚文学气息的夜色旁买下了一幢联排别墅，从此，他们的周末时光，就有滋有味地泡在这个碧水盈盈的江南小镇了。杨老师说，现在，他们一家人都不说“去”乌镇了，而说“回”乌

拉克蜜枣”，也被称为“阿拉伯圣果”。

伟岸的生命，从不斤斤计较。你见过这样的树吗？见过这样如此的相拥吗？

你见过这样的树吗？见过这样如此的相拥吗？

隔着，外面就是小区的石板路。亲近大自然的走廊，似隔非隔，四面飘雨，八面来风。坐在这儿阅读，常常书都不要翻，风会来帮忙。我对杨老师说，木槿花率性自在，想在哪里开，就在哪里开，想怎么开，就怎么开。杨老师莞尔一笑，我想起了《诗经》里的“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”。舜英，就是木槿花。

我们在小咖啡桌旁喝下午茶、聊天，树叶和花瓣落了一身。不锈钢小茶匙在杯中轻轻地顺时针转着，搅起层层黛色涟漪，小茶匙搁在咖啡托盘上的细碎声音，如同南走廊上的风铃碰撞声一样清脆。咖啡伴侣是外形漂亮、色泽金黄的蝴蝶酥。

周末时光

张新连

杨老师上得课堂，下得厨房。晚餐，她穿围裙，当厨娘，满脸享受，一桌菜色香味齐飞。压

七夕会

轴的是木槿花滑里脊肉，雪白的瓷碗里，薄如蝉翼的紫色木槿花在清汤中沉沉浮浮，一派清雅。喝的青梅酒，是杨老师用四川的低度粮酒泡的，巴蜀的阵阵辛辣里，透着江南的脉脉温婉，尾韵是淡淡的甜和酸，正是深秋的味道。晚饭后，小雨停了，云开月出，夜色澄明，我们结伴在小区遛弯。月光下，雨后的花草青翠疏朗，沉甸甸的。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，杨老师说，像他们班上的学生，课间聚在一起，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。几片树叶轻轻落下，诗意的飘飘悠悠，扶摇翻转，悄然着地，如同电影慢镜头一样美。在辽阔无边的树木花草气息中，我们走着，聊着，走着，怎么也走不出这多情的江南水乡温婉幽雅意境。

年少时，每当母亲说，走，陪我去趟菜场，我总是先不吭声，心里等着母亲的下一句——“顺便吃点东西。”话一落地，“好的，妈妈，走吧。”母亲每次笑笑，也每次有这个停顿。

天下美食，不可辜负也，这也是我逛菜场的盼头。毕竟嘛，在我看来，逛菜场是个事情，并且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。

常去的菜场倒是不远，从小区过马路，穿过小桥和一条弄堂窄道，再拐两个弯就到。只是拐弯的沿途路边就开始有卖菜、卖鱼的散户，免不了踩上菜叶和鱼池流下的水，一路左闪右避地“打怪”，还没走到菜场，鞋子就湿腻腻的了；去菜场总是一不小心就会买多，左右换手，好不狰狞。为此，我会提前换上防雨耐脏的鞋子，再揣着两个布包。

正式开始逛菜场了，心依旧提得高高的。周六早上9点左右，掀开门帘，鱼腥味、菜叶味、生鲜肉味，吆喝声、剁肉声、抽风机声以及远处生鲜灯的光芒一股脑裹挟着撞进鼻腔、眼内，着实生猛，我总是要先适应一二。铺子前立着的菜贩们两手开工，一手抓着敞口的袋子等着给客人，一手也不忘给蔬菜喷喷水，整理仪表；一边顾着当前的客人不要左挑右拣的，一边眼睛还能抓人似的锁定路过的客人，嘴里中气十足吆喝着“新鲜的，便宜卖喽”。卖肉的摊铺前，总是盘踞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大叔，气定神闲，也不吆喝，你要买的时候，才问你想要哪个部位的肉，是想要肥点的，还是瘦点的，确定后，咔咔几声，手起刀落，干净利索，行云流水。虽说有电子秤，但你若是和卖家离、卖粮油的大叔大婶说，来个“十斤的米，要个“五斤的鸡”，他们基本上随手一提溜，一抓一个准，一称一个刚刚好。

菜场弯弯绕绕的，宛若迷宫。母亲则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从没见过她列什么清单，但心中却仿佛存有一张菜谱和“一杆秤”，对价位也“门清”，买东西一点儿不胆怯犹豫。摊主见到她，脸上皱纹都爽朗起来：“今天来得早嘛。”母亲说：“是的，今早天气好。”聊着家常的间隙，三下五除二把菜价谈好，临了摊主总

读“fú”，也不念“fèi”，而是发“pèi”的音。

秋夜，在门前的露台上散步。风微凉，吹动我刚洗过的长发。真是喜欢这样的风啊，凉而不寒，恰到好处。白天那颗在红尘中奔忙浮躁的心，此刻也似乎给吹得静了下来，而思绪却反而随着风起舞。露台对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高架路，两边的路灯温暖而迷离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在夜色中擦肩而过。往事一幕幕被风吹起，想起了曾经的人和事。那些生命里来来往往的人啊，此刻在做什么，在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是否有人也在这微凉的风里徘徊又徘徊，怀想复怀想？又是否那些人正一家子围坐灯下，闲话家常？还是那些人也如这路上南来北往的人一般在劳碌奔忙？

秋风轻轻吹走往事，又来撩拨乡愁。远方的老家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父母应已进入了梦乡；屋后的紫薇和木槿想必正在夜色中悄悄吐露芬芳；被露水打湿的稻穗，弯着腰静静地安睡，散发出的清香，是丰收的味道，在田野上荡漾；数声秋虫缠绵地呢喃，打破夜的寂静，又不知被晚风送进了谁的梦里。亲人、田野、河流、陌上的花草……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思念，在某个不经意的就会涌上心头。

抬头的天空里浮云朵朵，几颗稀疏的星子闪烁着微弱的光，晚风调皮地摆弄着浮云聚聚散散。时间的长河里，多少相类似的夜晚啊，这风儿从古吹到今，曾经吹起了李白的满腹相思，让他写下：“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”；也曾经吹起杜甫怀人念远的意绪，使他写出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”的句子。岁月匆匆，人生几度秋凉，无边思绪，在阵阵秋风里如落叶飘入尘埃，只余微凉的舒适和宁静。

是抓一把小葱塞进袋子里。

母亲好像总有种魔力，和谁都能说上几句，别人也愿意和她多说。那时我想，如果隐士有段位，母亲应该是顶高级别的那种。可云淡风轻，不谈过往；也可主持大局，谈笑风生；一切潇洒自如，大大方方。

买完全部食材后，就是我最期待的环节——去菜市场旁的小吃摊逛逛。最喜欢的是山东煎饼摊。看着白色的面糊缓缓流动，转成一个饱满的圆，再轻轻铲起，刷上蛋液，撒上葱花、生菜碎，刷酱，夹上脆饼，装袋……这过程，看着就觉得挺美的，更不用说吃在嘴里。在秋天的街头，手捧着热乎乎、刚出锅的煎饼，一口咬下去，感受着满嘴酥脆与软糯的酱香味，不由感慨：美好的一天，就是从扎实又可口的煎饼生发出来的！

如今，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也搬家了，平时工作比较忙，总是习惯在网上买菜。今年过年回家比较早，问母亲：要不直接在网买些年前的菜？“你那网上买的生菜多少钱？”我刚回答完，母亲就道：“哎呀，买贵了，买贵了！要什么还是妈妈给你买吧。”我笑笑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：“要吃煎饼。”“好的，买完菜，妈妈给你买。”

说走就走！母亲打趣提醒说现在无须提前换“装备”了。沿途看到，以前卖菜、卖鱼的散户摊子和地上的凌乱无章都不见了。菜场也变了，变得干净整洁、标准化了，生鲜灯也没有了，有些陌生。不过，当菜叶味、小孩啼哭声等向我扑来时，又倍感亲切。母亲还是老样子，走到哪儿都有摊主和她打招呼，就是这次我被“惦记了”。“这是你女儿啊？”“是的，她来看我啦。”“好久没见，长这么大了。”“是啊，日子过得真快呢。”说这话，摊主往袋子里塞了把小葱，“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！”

陪母亲买完菜，看煎饼摊还驻扎在那儿，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，我咬了一口煎饼，嗯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，有滋有味。

陪母亲买完菜，看煎饼摊还驻扎在那儿，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，我咬了一口煎饼，嗯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，有滋有味。

陪母亲买完菜，看煎饼摊还驻扎在那儿，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，我咬了一口煎饼，嗯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，有滋有味。

陪母亲买完菜，看煎饼摊还驻扎在那儿，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，我咬了一口煎饼，嗯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，有滋有味。

陪母亲买完菜，看煎饼摊还驻扎在那儿，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，我咬了一口煎饼，嗯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，有滋有味。

陪母亲买完菜，看煎饼摊还驻扎在那儿，氤氲着的热气在空气中蔓延升腾，我咬了一口煎饼，嗯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和与母亲一起逛菜场的感觉一样，有滋有味。



秋风微凉

姜燕